

我在小岛，用相机记录岛屿风情

□记者 朱蔚

倾诉人：胡颖
倾诉时间：4月8日

第一次到东极的时候，1996年出生的胡颖，还是一名大二学生。他来自江西，虽然此前也跟着父母到过海边，仍被东极的海岛风光所折服。

他口中的东极，其实特指东福山，比庙子湖更加原始、古朴的小岛：夏日清澈的海水，清晨的日出，傍晚的日落，夜晚的星空，星星点点的荧光海，日日不落的海鲜……那一年，他在岛上待了二十天，岛屿的一切让他格外迷恋，也随时拿起相机记录着。

2017年的夏天仿佛是一个开篇，之后他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东福山生活，沉浸于当地的山海风光，拍下了许多自然风光及海岛人文的照片。他拍摄的东福山照片，还登上过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杂志。



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

第一次到东福山 在民宿做了二十天义工

大学时，一位朋友去了广西的涠洲做义工，我看他天天在朋友圈发海岛的照片，特别吸引人，也想一起去。他帮我问了一下，说是没位置了，建议我可以到贴吧等社交平台上去找找，肯定会有其他海岛的义工招募。

我就这么被东福山的一家民宿选中，来到了这个小岛。一路奔波，上岛也分外坎坷，我一直晕乎乎地站在甲板上，怕一坐到船舱里头更晕。但上岸后，便被湛蓝的海水治愈了。老板30多岁，对我们义工非常友好。他知道我们来海岛做义工，就是想要到海边来玩，对我们也没有过多要求，不忙的时候，还会带着我们去钓鱼。

我的工作不多，中午11点左右去码头接客，或者到船上帮忙搬货。这一来一回的路上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，拿起相机拍下美景。

我在大学里读的专业是电子应用，拿起相机纯粹是觉得好玩，那时常跟在摄影前辈后面一起去山里，拍下不一样的景色。而海岛风光，对我来说是全新的视角，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色。

第二次上岛 是个阴郁的冬天

第一次上岛，我待了二十天，回到学校，每天还是教室和宿舍楼之间的两点一线，抬头望去只有楼房，再也没有海天一线的宽阔视线，非常不适应。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，我总是想着海岛的自然风光和岛民的朴实。

2018年的正月初五，我约上朋友再“杀”回小岛，带他们感受海岛生活。先前做过义工的民宿老板依然热情纯朴，告诉我冬天的小岛是淡季，风光也差了许多。见我还是执意上岛，便提供了民宿钥匙，也为我介绍了岛上的原住民阿姨，说可以去她家吃饭。

冬天的海岛果然和夏天时反差很大，海水是浑黄色的，岛上几无人烟，是荒凉的场景，天气也不好，一直阴郁着。

也许是因为老板事先的描述让我的心理有了铺垫，我没有觉得失望，反而感觉荒凉也是一种美。但是

我的朋友们并不喜欢，他们不爱吃海鲜，也难以理解，这样的小岛怎么会让我念念不忘。

第三次上岛 和朋友搭建了海景木屋

2018年暑期，大学进入了实习期。有了更多的时间，我索性直接上岛，再次追寻喜爱的海岛风光。那一次，我和岛上的朋友一起搭建了一间小木屋。

搭建的过程一直持续到2019年。因为是木屋，所以也不是固定式，我们搭得相对简单，就像是帐篷的延伸版，把主梁搭好，就可以向外延展了。木屋的中间是钢筋结构，内外贴上木板，都是岛外运上来的防腐木。

我们当时做的功课都是怎么把木屋搭得好看，最后成型的尖顶木屋，也让我们非常满意。而且位置选得好，没有在民宿区，是靠近海边悬崖的位置，妥妥的无敌海景视线。

那段时间，我除了和朋友一起搭木屋，就是在海边拍照。木屋搭完以后，我们想着能让游客来往，但也没法正式运营，就上线了爱彼迎平台。回想自己曾经上岛时的心态，很多大学生应该也会向往到海岛来玩吧，便猛发义工招募。果然吸引到了不少人，看到东福山的山海美景，大家普遍反馈都非常好。

拍的海岛照片 上了《中国国家地理》

因为疫情和其他原因，我们的木屋到了2020年6月，没有再继续下去。随后的2021年、2022年、2023年，我基本保持旺季上岛、淡季下岛的状态。

在海岛的淡季，我辗转过其他城市，学习摄影技术，也入职广告公司累积拍摄经验。2022年，获悉舟山的《岛与》杂志筹办，我联系了主编，想把东极的照片推出去。之后也因为《岛与》主编的引荐，和我发在社交平台上的照片，2022年10月的《中国国家地理》“海岛专辑”中收录了我的两组照片，海岛的风光和他们约拍的海岛淡水资源。

长期留守在岛上，我拍的照片更多的是天气带来的变化，比如台风前后、雷暴前后。台风来的时候，我会带着相机出去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

拍下阴沉的天色、海浪的变化，享受一个人的海边。与东福山相伴了这么多年，这座小岛更像是我的桃花源、乌托邦，它的风光变化，随时带来惊喜，在这里生活，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纯粹简单。

2020年4月，我第一次在东极看到荧光海，不清楚它们的成因，只看到海上纯净幽蓝的光斑穿来穿去，直到第二年的5月再次看到，突然就恍然大悟。因为气候的改变，海边就有了那么多不一样的景致，这些都特别吸引我。

还想用新的角度 记录海岛的人文

现在我还想记录海岛的人文，或许会很有意义，也会让大家更有共鸣。

今年我想拍海岛特有的职业，潜到水下去挖淡菜的渔民，他们在本地还有个别称叫做“水乌龟”。在东福山至今还在潜水的、年纪最大的已经近60岁了，年轻一点的也快40岁，再年轻的人也都不愿意干这一行了。我想从水下的角度去拍摄，这个视角会是一个新的角度。

回看大学毕业到现在，我其实一直是在玩的状态，但也是我喜欢的生活，去拍一些自己想拍的东西，在岛上认识了一些有趣的朋友。

我的物欲不高，属于能独处的人。所幸父母也都开明，他们觉得我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还能够好好生活，这样也挺OK的。

这一段淡季，我在岱山高亭的一家公司做摄影师。虽然不喜欢商业，但也需要收入来维持生活，更换拍照设备。不过只要举起相机，我都能沉浸到拍照的状态中去。

最近，我和东极的朋友一起买了条矶钓船，想做矶钓俱乐部，也算是创业的一部分吧。我和海岛，越来越亲近了。

